

# 在离家乡8000多公里外搭建熙攘又孤独的“平乐镇” 人间所求，不过是平安喜乐

“我写《平乐县志》，就跟个疯子一样。”在与颜歌的对话中，她直言不讳。

起笔时，她已远离家乡多年，8000多公里，让她“身边没有任何中文的声音”。她需要自己搭建一个隔绝周遭的空间，把自己扔进去，在文学中回到家乡，续写平乐镇的故事。

于是，房间外是属于英文世界的“世界文学之都”诺里奇，房间内是不停地用四川话冲自己嚷嚷的颜歌，她以此让自己魂魄跨越山海来到平乐镇上空。

她说，“出了这个门，我就是个说英语的人，朋友只是叫我Yan，没有人知道我叫戴月行（颜歌真名），也没有人知道郫县。”

就这样，在《五月女王》《我们家》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》之后，颜歌的文学“平乐宇宙”里有了《平乐县志》。



读一段故事，  
好似有位说书先生  
摇着扇儿在点评戏中人生

## “平乐宇宙”里有了《平乐县志》

颜歌已经离开故乡郫县（现在叫郫都区）十几年了，先是在美国，后来在爱尔兰，现在在英国，她的创作也慢慢切换到英文模式，她的英文作品入选了爱尔兰国家图书奖短篇小说奖的长名单，首部英文短篇小说集也在今年夏天出版。

她的《平乐县志》从2012年开始酝酿，又半途而废。2021年的春天，颜歌又从文件夹里看到了多年前写了快一半的《平乐县志》，她发现，面对曾经熟悉的平乐镇，却感到好像“不会写中文了，甚至完全不会写四川话”。她盯着电脑，三四个小时时间里，居然完全不知道如何下笔。

颜歌说，对于写作者而言，语言换了，作者的人格一类的，就统统都换了。要在海外写中文，就像是用意念把自己传递回家乡，这个过程就好像是痛苦的人格分裂。

“当我写英文的时候，就像是重新过了一辈子，重新当另外一个作家；但现在回来写‘平乐镇’，就有点像我回到了上辈子，再去续写。”

后来理想国重新出版颜歌的“平乐镇三部曲”（《五月女王》《我们家》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》），编辑把再版的书寄到英国，颜歌收到后便一遍又一遍地看，她还在网上四处寻找成都老视频和李伯清的“散打评书”，“好像重新习得了这种语言方式，重新认识这个叫‘颜歌’的人。”

创作平乐镇的故事，让颜歌感到孤独。其他英文小说，她可以和作家朋友们，抑或是同自己从事媒体行业的丈夫深度交流。但《平乐县志》不能。“这也是唯一不能与丈夫交流的事情，每次我和他说这个我都要发火。”

毕竟由三部长篇、一部短篇小说集描绘的“平乐镇”，已然是一个充满着人情冷暖与中国乡土文化的复杂世界，颜歌不知道如何去和西方英语世界的的朋友们解释，即使是翻译，也必定会面临着因翻译而损耗的传播。久而久之，“平乐镇”倒成为了颜歌的一个秘密，“我所有的朋友，我的编辑，我的老公，都知道Yan is writing her Chinese novel（颜正在写她的中文小说），会疑惑为什么写了这么久还在写。但没有人知道写的具体是什么。”

在“温习”中文和四川话三个月后，颜歌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，终于颤颤巍巍地写下了第一句话。无论满意与否，但好歹接上了通往平乐镇的轨道。她一边写着，一边在屋子里用四川话一遍遍大声地把刚刚创作好的情节演出来，脑子里

里幻想着回到郫县，今天这个人物买了菜穿过郫县的哪条巷子回家，那条巷子是什么模样，再想一想，就忍不住因为想家而大哭。边哭，还得一个人演这出四川方言的“平乐镇”大戏，“就像跳大神一样，要把这个‘东西’给唤起来。我觉得我都要分裂了。”

那段日子，颜歌在楼上写作，她的先生就在楼下做饭。他弄不懂自己的妻子到底在写些什么，只把饭做好了，上楼悄悄看一眼，如果颜歌还在创作的状态里，便又默默地下楼，安顿好孩子吃饭、睡觉。好在颜歌有着弗吉尼亚·伍尔夫笔下那间“自己的房间”躲着，不被打扰地创作着。一直到2023年初，《平乐县志》才写完，“特别难”，在没有中文的世界里写平乐镇，颜歌说，“用到了我最狂野的想象力。”

故事虽然是平乐镇的延续，但写法却与之之前大不同。之前的作品，无论短长篇，多用一种市井的腔调，夹杂着四川方言与些许粗话，咋咋唬唬，热热闹闹；这本《平乐县志》，从头到尾却都是“三言二拍”的写法，用一种明清话本的叙事腔调一以贯之。

先是“诸位看官，看一看叶小萱的痴儿模样”，又是“说句公道话”。再穿插着俗语、律诗和打油诗，说“你看这：不打不成冤家，不错不结亲家。好儿女一对成双，痴父母相顾无言。”又道“想和他相偎相厮，知他是千场万场。才离了一时半刻，恰似三暑十霜。”读一段故事，好似就有一位说书先生摇着扇儿在点评戏中人生。

“开始写《平乐县志》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海外，那几年我一直在西方的文学体系里，但中文和英文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包括现在很多小说，会有一种‘翻译体’，比如把西方小说的那一套规则借用。我就想，我们中文的语言是什么？什么是真正的中文小说？”

颜歌得出的答案是明清小说。这样的写法，既可以加深小说文学的质感，又可以模拟出一个说书的语境，让故事和近几年猎奇一般像社会新闻的小说区分开来。“这样写出的小说，会更‘雅’，也会更压抑。但其实是符合主人公们的身份的——一个在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文人。”

先不谈写得妙不妙，光律诗讲究的对仗，就让从头学起的颜歌苦恼不已。“我本来也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，如果事情不难，我就不做。”这与颜歌要写《平乐县志》的初衷如出一辙。在一气呵成写完风格外放的《我们家》后，颜歌决定写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课题，要在《平乐县志》里写一个“往内收”的人物，“就像是一个丑八怪、或者一个美人，很好写，但写一个五官没有什么特色的普通人，就很难写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颜歌有想过“没有力气写下去了，我可能真的把它写不完了”，但最终，从最初构思的2012年到2023年，《平乐县志》的故事用整整11年时间画上了句号，她笑着说，“一直到结束，我觉得我的四川话语感，还是回来了。”

据《济南时报》《成都商报》

## 人间所求，不过是平安喜乐

在《平乐县志》里，颜歌写了一个普通县城里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为何能成为“志”呢？

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陈地菊。陈地菊出生在川西平原永丰县平乐镇的一户普通家庭。这个女孩子争气，靠着读书走出了小镇，但因为某些变故又回到了小镇，在邮政储蓄银行任柜员，时年29岁。这个年纪的小镇姑娘，面临的一件大事，显然就是婚事。这部小说就是围绕着陈地菊的婚事和婚后生活展开的。

陈地菊不听母亲之言，一意孤行，与傅丹心匆忙扯证，连婚礼都没有举办。傅丹心中专毕业，开了家电维修行，这个男人相貌俊朗，对女性温柔体贴，结交三教九流，镇上到处是他的哥们。小两口结婚后，经济拮据，只能寄居于傅家老两口的房檐下，小两口都希望好好赚钱，能有自己的住处和更好的生活。可是，傅丹心掉进了一个陷阱……而这个陷阱与几十年前的一些旧事、与傅丹心之父傅祺红大有关联。

通人都想要的，不过就是平安喜乐。她对傅丹心动心，起初的萌芽，是因为傅丹心送她回家时，主动付车费的那点暖心的关照。婚后，她心软了又软，一次次接受傅丹心的道歉，也不过是想好好过日子。陈地菊曾经走出过小镇，然后，她回来了，飞鸟投林，自入罗网，她不过是想要一种简单的幸福……

而主人公傅丹心，其实早在2014年颜歌的短篇小说《奥数班1995》（收录于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》）里作为故事边缘人物出现过。

在《奥数班1995》里，正值初三的傅丹心星眸剑眉，长得白白净净。幼时读书便过目不忘，没入学时就会背几百首古诗词，还会讲英语，是每一位家长老师倍感珍惜的“神童”。不过，翩翩少年少女，怎会不多情？在短篇故事的结尾，主人公刘启华撞见了自家女儿与傅丹心在公园的桂花树下搂抱接吻，一瞬间“真真切切地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……那声音就像有人从楼顶上一把跳下来摔到地上的那一下：‘嘭！’她眼睛白蒙蒙的，一下子啥都看不到

了。”

《平乐县志》续写了这个本是开放式的结局。后来，刘启华家将十四五岁的傅丹心告上法庭，起诉他“猥亵幼女”。傅家赔了大几万不说，重要的是这事闹到沸沸扬扬，傅家的名声彻底是脏了。父亲傅祺红从县政府办公室被打压到县志办这个冷衙门，气得白天在家摔碗打老婆，半夜里睡不着觉，动不动就要把傅丹心抓起来写检讨。“神童”傅丹心，最后也只能草草读了个职高，毕业后开了一个店铺卖电脑配件。

“写这个短篇，是为了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人物。”那本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》，对于颜歌而言，就像是她拼出“平乐镇”的碎片。“就像是‘开地图’一样，这是我的一个写作习惯。”颜歌说，如果要写一部长篇，她会先有一个“主角/主线是什么”的故事概念，但并不会立即写故事的中心，而是从周边开始写。比如《奥数班1995》是《平乐县志》的前传，而《三一茶会》（同样收录于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》的短篇）则是为《平乐县志》的古文写法做实验。

颜歌自称是体验派作家。她写人物，不是以“写人物”为目的提笔发起冲锋，而是假装自己是他，再将人物放置于命运的洪流中，想象他们对周遭事物的反应，以及生活经历将他们打磨成怎样一个人，“就像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一样。我们长成现在这样的人，也是我们对周边环境反应才有的。”

“傅丹心讲的是一个天才的陨落。他的小时候，和他之后的生活形成了反差。他先被捧到天上去，然后突然掉下来，到现在30多岁，基本上处于芸芸众生的状态。但他的身体里、记忆里，还遗留着小时候被捧上天的感觉，他可能特别想回到那种感觉，这个可能是他的挣扎，他现在已经是在泥土里前行的一人。”颜歌这样讲述她笔下的傅丹心。

不过说来伤感，如若真的存在平乐镇这样一个世界，在2014年，还在《奥数班1995》里被众星捧月般对待的神童不知道，他此时的光环将成为日后的枷锁，他的后半生注定是悲惨的命运。